《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43卷 第1期（2024年）：31—47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 43 No. 1(2024)

中国古代芍药文献考释

久保辉幸✉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杭州 310018）

摘 要 芍药早在春秋时即见记载，是拥有很长文化史的花卉。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几首咏物诗歌，也孕育出如女诗人辛萧《芍药花颂》这样的芍药名篇。至北宋，扬州的芍药种植空前繁盛，同时受以牡丹谱为代表的植物谱录影响，芍药著谱活动兴起。在11世纪70年代，刘攽、王观、孔武仲相继寄居扬州，共留下3本芍药谱，在短短数年间集中出现同类植物谱录是极为罕见的。事实上，孔谱之后亦有艾丑的芍药谱，至明代，曹守贞又编撰《维扬芍药谱（合纂）》。本文对这5部芍药谱的成书时间、撰者经历、内容等进行探讨，并针对各谱版本进行比较甄别。此外，对绍熙《广陵志》、《花镜》等其他文献中出现的芍药品种及其相关记载，本文也做简单梳理，以进一步揭开中国芍药史的神秘面纱。

关键词 芍药谱；艾丑；曹守贞；《全芳备祖》；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4)01-0031-17

芍药在中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观赏植物，关于它的栽培史和相关专谱虽然已有一些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厘清和深入探究。根据柏林图书馆汉学者马君兰（Martina Siebert）统计，中国古代的芍药谱有5部[1]，除刘攽、王观、孔武仲3部之外，还收入南宋《牡丹芍药花品》、明代高濂的“芍药谱”，而未收艾丑的芍药谱。但从书籍形式看，《牡丹芍药花品》其实是一种丛书，其芍药相关部分仅转载孔武仲《芍药谱》而已，因有版本上的不同，在目录分类上可算一部，但本文不将其看作一部独立的谱录。据李娜娜等统计，古代中国的牡丹谱可考者有41部之多[2]（马君兰统计为32部），而芍药谱数量却不及其1/8。20世纪60年代，韦金笙发表《扬州芍药小史》，详细介绍芍药谱，并提及艾丑的芍药谱。[3]但此文似乎不太受关注。艾丑谱在近来国内学者发表的芍药谱研究中未被涉及，尚有需深入考察之处。[4]本文系统考察刘攽、王观、孔武仲、艾丑的4部宋代芍药谱（下文将4部芍药谱简称为“刘谱”、“王谱”、“孔谱”、“艾谱”）以及明人曹守贞的《维扬芍药谱》，并简要梳理宋明清时期的《洛阳花木记》、《遵生八笺》、《群芳谱》、《花镜》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收稿日期：2020-04-24；**修回日期**：2021-03-23。
作者简介：久保辉幸，1978年生，日本东京人，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生物学史、医药学史，Email：earth_clothes@hotmail.com。

1 宋以前的芍药记述

芍药在中国史载悠久,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郑风·溱洧》中已经两次出现“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这样的诗句。[5]只是此处的勺药是否就是后世所指的芍药,历来诸说纷纭[6],未见定论。① 郑国原本在桓公时受封于今陕西渭南市南部,不久后东迁至今河南郑州一带,这些地区确实有野生牡丹,南宋郑樵、清朝姚际恒等学者认为勺药原指牡丹。牡丹被誉为“花王”,而芍药是相当于辅佐君王的“花相”。每年大约四月的时候,芍药、牡丹都生出深红色幼叶,但由于芍药是草本植物,需要生长准备开花的时间,木本植物的牡丹结花蕾比它早一个月。文献中没有古人混淆牡丹、芍药的记载。

1.1 《诗》相关释义

西汉初期经历禁书之灾的《诗》重见天日,人们开始对其重新解释作注。西汉比较有名的主要有三派——韩诗、鲁诗、齐诗,各学派使用的《诗》的文本也存在一定差异。《韩诗注》为“芍药,离草也”[9],据清人陈寿祺所述,《鲁诗注》为“以芍药为调和之名”[10],而《齐诗注》在流传中已经散佚。此外,《毛诗注》②为“勺药,香草也”。[5]其后在董仲舒的谏言之下,汉武帝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并设置五经博士,《诗》作为儒学经典备受重视。据崔豹《古今注·问答译文》记载,一名叫牛亨的人问董仲舒:“将离别相赠以芍药者何?”董仲舒对曰:“芍药一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11]这不免使人想到《诗经》中描绘的场景,此处很有可能就是围绕《诗》的问答。然而,汉代经学家并没有深入探讨“勺药”究为何物。大约3世纪,训诂学家陆玑对《毛诗注》的“勺药,香草也”提出疑问:“今药草勺药无香气,非是也,未审今何草。”[5]据陆玑所述,当时药用的芍药并不香,正如今天所见芍药同样没有浓郁的气味。也就是说《诗经·溱洧》中的“勺药”和经学家所认识的芍药,有可能不是今天所说的芍药,而陆玑所云“药草勺药”大概是今天所说的芍药。

从现存西汉时期的一些诗文来看,当时的芍药似乎更多地指向食用,例如枚乘在《七发》中提到“芍药之酱”,并将之作为“天下之至美”[12];司马相如《子虚赋》云“芍药之和,具而后御之”[13];扬雄《蜀都赋》云“调夫五味,甘甜之和,芍药之羹”[14];东汉早期王充《论衡》中也云“犹人勺药失其和也”[15]。但如我们所知,现在的芍药一般不用于烹饪。

1.2 芍药的药用

如上述陆玑在提到“勺药”时即称“药草勺药”,汉代还用芍药根来治病。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内容可溯至战国时期)[16]、四川老官山出土的《六十病方》[17]、甘肃省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18]等汉代出土方技书均记载有芍药配方。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亦有桂枝汤等30个配有芍药的医方,《金匮要略》也收载经典方剂“当归芍药汤”。总体来看,芍药是早期中药方剂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药材。[19]

芍药入药并非中国独有,古希腊、古罗马也有将芍药根入药的传统,多用于治疗妇科

①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认为是芎藭(或名蘼芜)[7];王念孙《广雅疏证》依据《广雅》“荦夷,芍药”,认为勺药原指辛夷[8];日本学者水上静夫等根据《尔雅》“芍,鸧此”,认为勺药指荸荠[5]。

② 赵国毛苌应河间王刘德的善本征集,呈献了曾经从鲁国毛亨传授的古文版《(毛)诗》。

疾病。[20]古希腊语称之为“παιωνία”(paionia,英文为 peony),源于奥林匹斯山主管医学的山神派恩(Παιήων/Paeon)。在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母亲勒托(Λητώ/Leto)向山神派恩传授“在奥林巴斯山生长的某种药草有缓和难产的作用”。[21]公元前 3 世纪左右,迪奥弗拉斯图斯(Θεόφρᾰστος/Theophrastus)已经较详细记载了“παιωνία”这种草药,当时又称作“γλυκυσίδη”(glykyside),并说如果白天挖掘芍药根时被啄木鸟看到,可能导致失明,于是建议夜间挖根。[22]其后,公元 1 世纪中叶的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在《药物志》(*De Materia Medica*)中,进一步对其伪果(果实)和种子的形态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所言符合芍药属的形态。《药物志》还记载,“παιωνία”原来特指芍药根部,并有雄雌之别。[23]而后阿拉伯医学吸收《药物志》,其医学文献中也可见有关芍药的记载。与西方芍药用法不谋而合的是,在中医里,芍药也常用于治疗妇科疾病的方剂中,例如逍遥散、四物汤、当归芍药汤等。

这样看来,将芍药作为药似乎是其与生俱来的秉性。但在中国,后人同时将其作为观赏植物并传颂至今,不仅以芍药根入药,也欣赏芍药花之美,形成了独特的芍药文化。

1.3　芍药的观赏

芍药的药用记载一直见于医药文献,如《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小品方》等,然而文学作品中其后却不见了与烹饪相关的记载。东晋时期的《抱朴子・论仙》中引早期饮食习惯,提及“仙法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而人君烹肥宰腯,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于前,煎熬勺药,旨嘉餍饫”[24],但反映的并不是东晋时的饮食习惯。与烹饪相关记载消失的同时,晋代出现了描绘芍药花的诗,即女诗人辛萧的《芍药花颂》:“晔晔芍药,植此前庭。晨润甘露,昼晞阳灵……”[14]这篇颂可谓《诗》以后现存最早的芍药诗作。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诗人辛萧为晋朝散骑常侍傅统(或作“傅伉”)之妻,有《辛萧集》1 卷,已亡佚。[25]除《芍药花颂》外,另有《菊花颂》、《燕颂》存于世,皆写景状物;另有《元正诗》1 首,为应景之作,均载于初唐官修类书《艺文类聚》。从仅存的几篇作品来看,辛萧似乎擅长作咏物诗。《芍药花颂》生动描绘了芍药茬苒的繁茂之状以及叶绿花艳的婉媚娇容之态,这些均符合今天芍药的特征。与汉代文献记载不同,这篇赋明确描述了芍药的形态特征,可知晋人将芍药作为观赏花卉种于房前屋后。这一时期出现不少针对某一植物的赋,其中有梁王筠(481—549)的《芍药赋》,可惜包括此篇在内的大量颂赋散佚失传,已无法得知具体内容,只能从题名来推测当时为人所赏的植物。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于下一时代孕育出《竹谱》等植物谱录。

至盛唐,牡丹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骄子,与此同时芍药的相关作品也日渐丰富。如钱起《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芍药花开出旧栏……主人不在花长在……”[26]生动反映出盛唐诗人王维房前种有芍药的事实。到中唐,诗词中也有不少描写芍药的,白居易、柳宗元等诗人都有着墨,另有如元稹《红芍药》、韩愈《芍药》等直接以芍药为题的作品。孟郊曾作《看花》5 首,其中有一句为“家家有芍药”[27]。喻学才等推测,这 5 首诗为元和六年(811)孟郊居住洛阳时所咏。可见这一时期芍药作为观赏植物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种植。

此外,郑虔(691—759)《胡本草》佚文中有“芍药,一名没骨花”,此书很早就失传,该记载见于北宋末期董逌《广川画跋》中。[28]芍药并非突厥、大食国等区域的传统药材,11

世纪中叶，著名数学学者阿尔·比鲁尼（ابوريحان بيرون/Abu Rayhan al-Biruni，973—约1050）在其所编药物书中明确说芍药也不是印度传统药物。[29]也就是说，芍药是从欧洲传来的外来药材。迪奥斯科里德斯《药物志》在8世纪以后为阿拉伯医学家所重视，并被翻译为阿拉伯语，芍药在阿拉伯医书中也是常见的药用植物。因而《胡本草》对芍药的记载，可谓古希腊药物知识经中近东地区传入唐朝之一例。

中唐时期，《素问》王冰注记载，立春之后55日，“雷乃发声，芍药荣”，又在15日后，“田鼠化为鴽，牡丹华”。[30]①盛唐以后牡丹、芍药的开花成为不可疏漏的二十四节气物候现象，说明牡丹、芍药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重要地位。

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二绝”，牡丹、芍药先后开放，故谚曰“谷雨三朝看牡丹，立夏三照看芍药”。北宋士大夫陆佃在其《埤雅》中言：“今群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牡丹为华王，芍药为华相，又或以为华王之副也。”[9]此时，扬州芍药名闻天下，与洛阳牡丹俱贵。苏轼任扬州知事时目睹了“万花会”，人们赏芍药花。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南宋，南宋诗词中留下不少芍药的身影，如杨万里《芍药初生》，梅花谱《梅品》的撰者张镃亦作《芍药花》2首。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之后，花卉植物谱录的撰写勃发。芍药作为与牡丹媲美的花卉，自然少不了文人骚客的着墨，芍药专谱的著述主要集中于宋代，但相较数量众多的牡丹谱，芍药谱录不免略显寂寥。北宋初期，曾任扬州知事的王禹偁作《芍药诗》3首。《全芳备祖·芍药》题为“诗谱”，收录这些诗的序文部分[31]，虽然称作“谱”，但实为序文，因此，暂不当作芍药谱。下文介绍北宋4部芍药谱、明代1部丛书。

2 刘攽《芍药谱》（亦名《芍药花谱》）

《芍药谱》，刘攽撰，一卷②，成书于熙宁六年（1073）或次年。原有绘图，已佚。据《宋史》记载，刘攽（1022—1088[33]）字贡父，原在开封奉职，“尝诒（王）安石书，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过，斥通判泰州”。[34]③他后于熙宁六年罢官，从海陵（今江苏泰州）到了广陵（今江苏扬州），从马玿处了解扬州芍药及“广陵人所第名品”，正因无职在身，才有闲暇出游赏花、投身文事。[36]

2.1 内容

刘攽赴任扬州之前，在京城开封等地长期任职，所以《芍药谱》中还提及北方的芍药栽培情况。《芍药谱》后面罗列了31个品种名及其简单特征，品种名皆由3个字构成，特征描述简而有法。如第一品“冠群芳”，特征为“大旋心冠子深红”。“大旋心”说明花瓣

① 此文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物候记载相似，因而明朝人往往混淆《素问》经文和王冰注，以为《素问》有牡丹的记载。

② 各书目皆为1卷，但《四库提要》对《彭城集》的解题中称：“史载（刘攽）所著诸书有《文集》五十卷……《芍药谱》三卷。今所存者自诗话以外，惟《东汉刊误》，散附北监本《后汉书》中，未见孤行之本（此六字，文渊阁本作“近日始有刻本”）。[32]《芍药谱》亦仅而不亡……”所云《芍药谱》为3卷，不知何据。

③ 《东都事略·刘攽传》对此说法不同，记载称有一个举人在考试上用“小畜”，王介认为此举“犯神宗嫌名”，刘攽反对其说法，引起有关训诂学的论争，结果刘攽被贬为秦州通判。[35]

密集，呈向外笔直伸张的放射状；“冠子”说明具有两种花瓣，即一般的花瓣及花蕊变化的小花瓣，小花瓣窄而直立，因而仿佛戴冠子；“深红”说明花瓣的颜色。这三个特征是当时品种分类以及品评的要点。这 31 种为刘攽所见，此外他还记载 1 个名为“金带围”（又称“金腰带”）的品种，因此至少有 32 个品种。

刘攽还将扬州的芍药栽培情况与北方进行比较，以描述扬州芍药之盛。此外，他还分析为何扬州独有精品芍药，并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哲理性思考。他首先引用《禹贡》，言扬州古来宜于植物生长。在地方优异性这一点上，欧阳修亦认为，洛阳因为其地气不平衡，所以牡丹品种繁多。据钱锺书《宋诗选注》，刘攽诗风上是欧阳修的同调[33]，可能受后者影响较大。由此来看，他对扬州芍药的看法很可能也受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启发。此外，他还注意到名品芍药从扬州移植到外地，就会变成普通芍药。在刘攽看来，牡丹品种经嫁接等人工手段而得到，所以年年都有良种产生，然而芍药品种乃自然形成，带有偶然性；如栽培管理措施不当，也不能开出漂亮的花；加上遭遇风雨或气温太低等不良气候条件，一些名花绝品十四五年才能看到一次，常常是花未开即败，或降身为普通芍药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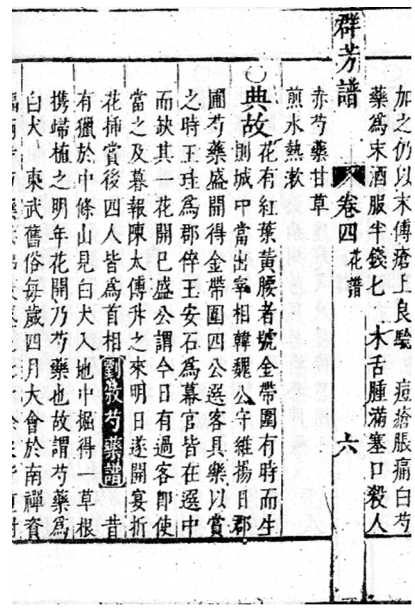

群芳譜　卷四　花譜　六
典故　花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有時而生
赤芍藥甘草
煎水熱漱
加之仍以末傅瘡上良驗　瘡瘡脹痛白芍
藥爲末酒服半錢七　木舌腫滿塞口殺人
圖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公遊客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爲郡伴王安石爲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一花開已盛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傅升之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人皆爲首相劉攽芍藥譜　昔有獵於中條山見白犬入地中掘得一草根携歸植之明年花開乃芍藥也故謂芍藥爲白犬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

图 1　《群芳谱》卷 4 的芍药部分

据明王象晋《群芳谱》（1621），刘谱还收载“四相簪花”的故事（图 1）。[37] 庆历五年（1045）春，韩琦知扬州，扬州的官府花圃里正好开了十分稀见的芍药花“金带围”四朵[38]，其时王安石、王珪、陈升之都在扬州，韩琦便邀请三人赏花并设宴款待，四人将“金带围”饰于头冠，而后来他们先后官升宰相。此故事不见于韩琦、王安石等人的文集中，可能只是民间传说。其中的王珪是马玿（他曾给刘攽讲过扬州芍药）夫人的祖父。另外，《群芳谱》摘引刘谱后，并载有白狗与芍药的故事。此故事没有标出文献来源，可能与上一条文献来源相同，都是刘谱佚文。①这则故事记载古时有人在中条山打猎，看见一条白狗钻进地下，挖出一条草根，其人将草根带回种下，结果第二年开出花来，便是芍药花，故芍药亦称为“白犬”。

与后文介绍的王、孔二谱相较，刘攽《芍药谱》虽然文字不多，但内容十分丰富。除当地芍药品种之外，还考察了扬州地理因素与芍药的关系、当地花卉产业情况、芍药的名义问题等。

2.2　版本

现存刘攽文集《彭城集》、《公非集》均未收《芍药谱》。《四库提要》指出，南宋陈咏

① “刘攽芍药谱”5 字阴刻，黑底白字，标示文献来源。“故谓芍药为白犬”后无文献名。他书不见同样内容，很可能是刘谱佚文。这种情况在《群芳谱》中多有出现，如《群芳谱》“芍药有两种……俗称牡丹非也”引自崔豹《古今注》，下一条“牛亨问曰将离相赠以何也……”却没有标示文献来源，此条见于今本《古今注》。从普遍情形来看，重复引用同一文献时，后引文不再标示文献来源。[36]

《全芳备祖·芍药》中有约 700 字的佚文。([27],408-409 页)余嘉锡进一步指出,刘谱佚文还见于南宋祝穆所编《古今事文类聚·后集》[39],但书名作《芍药花谱序》。杨宝霖又指出,《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草木卷》可谓《全芳备祖》的简编本,今存南宋刻本,可以作为《全芳备祖》的参校。[40]

前人研究多用《全芳备祖》,然而唯一现存的古刊本《全芳备祖》(日藏)缺芍药部分,通行本残缺部分配以国家图书馆藏徐乃昌(徐氏积学斋)抄本的重抄本。[41]笔者所见《全芳备祖》抄本有:(1)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徐乃昌抄本;(2)上海辞书出版社藏毛氏汲古阁抄本(今有影印本[42]);(3)清乾隆十年(1745)进士励守谦献所献私藏本(即《四库全书》本之来源本)[43,44];(4)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5)南京图书馆藏胡介祉旧藏本;(6)浙江图书馆藏抄本[45];(7)台北图书馆藏抄本两部。其中,胡介祉旧藏本较好。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对 20 种抄本做了比较,最后也选胡介祉旧藏本为底本点校出版[46]。

南宋祝穆所编《古今事文类聚·后集》的元刊本尚存,有国家图书馆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今有书目文献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系列等的影印本。据笔者调查,国家图书馆藏本中,07564(此编号为索书号,下同)存后集卷 30;同 03314 印字漫漶,当属后印本;A01520、1597500 没有第 30 卷。北京大学藏元刊本(NC/9297/3122,卷 30:11a-14a)讹字较多。(A01519 没有胶卷)

笔者对《古今事文类聚》元刊本 3 种、《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宋刊本(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 16717)以及《全芳备祖》胡介祉旧藏本的明清抄本进行互校,发现三书版本系统虽存在差异,但文章、引文长度等特征大致相同。现将《古今事文类聚》元刊本和《全芳备祖》抄本的主要异同列为表 1。

表 1 三种文献主要异同对照表

元刊本《古今事文类聚》	宋刊本《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胡介祉旧藏本《全芳备祖》
相侔埒		相侔将
扬州草夭木乔	杨州草夭木乔	杨州草木夭乔
然未有效其夭乔也	然未有效其为夭乔也	然未见其为夭乔也
风雨暄寒		风雨寒暄
参并具美		参并其美
北方者二年	此方者二年	北方者六年
生物无祖		生物无闻
更变浸浸日远		更变骎骎日久
名品奇花		名品奇品
泯默		泯然

表 1 中“具美(其美)”、“浸浸(骎骎)”、“泯默(泯然)”等文字异同,可以判断元刊本《古今事文类聚》、宋刊本《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文字较宜。《古今事文类聚》的“扬州草夭木乔”一句与今本《禹贡》也一致,亦为佳,但也有可能是刘攽笔误而后人对其做了修订。另外,刘谱的品第亦见于王谱(王观称:“前人(刘攽)所定,今更不易。”),古刊本《百川学海》的王谱与《古今事文类聚》(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的刘谱品第排序完全一致,其中

第 20、21 位(拟香英、妒娇红)和 22、23 位(缕金囊、怨春红)在《全芳备祖》胡介祉旧藏本中位置颠倒。根据以上特点,刘谱底本应为元刊本《古今事文类聚》。

刘谱佚文互校结果也显示,《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更接近《全芳备祖》,可供参校;然而《古今事文类聚》讹字少,更为善。陈咏刊刻《全芳备祖》时,祝穆曾做校订,因而祝穆所编《古今事文类聚》和《全芳备祖》引载文献多有类同,所用底本很可能相同。古刊本《全芳备祖》的缺卷部分亦可用《古今事文类聚》参校。刘谱应以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07564)为善。

3　王观《扬州芍药谱》

《扬州芍药谱》1 卷,王观撰。王观(约 1035—1085),字达叟,在刘攽来扬州两年半后,熙宁八年十二月王观赴扬州江都任知县。不过此时已是冬天,最早也得等到次年才能看到芍药,因而书中记载的应是熙宁九年之后的情况。王观任江都知县的前后历程,在史料之间稍有差异,学者间亦观点不一。[47,48] 从上述情形来看,自熙宁八年起,他在扬州的时间前后不超过 4 年,《扬州芍药谱》的内容应当是根据这期间的情况所记。

3.1　内容

王观以刘攽所选 31 个品种为基础,对各品种做了较详细的解释,并添加了 8 个品种①,此外还有 3 个品种的由 6 片花瓣组成的单瓣芍药,一共 42 个品种。以其中一品“尽天工”为例,刘谱中将其简单解释为“(柳浦)青心红冠子”②。可以推测此花具有偏绿的雄蕊,红色花瓣,整个花状如冠子。王观补充解释:“于大叶中小叶密直。妖媚出众,倘非造化无能为也。枝硬而绿,叶青薄。”由此可知此花具有大小两种花瓣,小花瓣丛密地长于大花瓣之间,这是雄蕊化成花瓣的变异种。诚如“尽天工”之名,此花红绿花瓣交相辉映,确是天工,唯造化所及。王观还记录下茎叶的特征,茎坚硬而偏绿黄色,叶子显青绿色而薄。王观认为,这是只有造化才能创出的一品。

除了介绍各品种外,王观还对芍药的变异提出看法:

> 尝论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气以生,其小大短长、辛酸甘苦,与夫颜色之异,计非人力之可容致巧于其间也。今洛阳之牡丹、维扬之芍药,受天地之气以生,而小大浅深,一随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异色间出于人间;以人而盗天地之功而成之,良可怪也。然而天地之间,事之纷纭出于其前不得而晓者,此其一也。洛阳土风之详,已见于今欧阳公之记,而此不复论。

对于花卉的变异,欧阳修认为“气”的不均衡是花卉变异的原因。王观与之不同,承认栽培者发挥了作用才培育出新奇的品种。在这一点上,欧阳修、刘攽等人偏向于传统哲理性解释,王观更实际地记录了扬州芍药的栽培特点,并详细记载了栽培、移植等相

---

① 新收 8 种中,由 3 字组成的品名仅有 3 种,其他品名有 2、4、5 个字。

② 刘谱佚文作“青心红冠子”,无“柳浦”两字;王谱有“柳浦”两字,王观所见刘谱似有这两字。《花镜》卷 6 作“柳浦红”。[49] 柳浦为地名,在今浙江杭州。不过,除此种外,其他品种都没以扬州以外的地区为原产地。“浦”字可能是“蒲”,“柳浦”也许是指花瓣或叶子的形状。

关技术。

王观在《扬州芍药谱·后论》中写道：

> 扬之芍药甲天下，其盛不知起于何代，观其今日之盛，想古亦不减于此矣。或者以谓自有唐若张祜、杜牧、卢仝、崔涯、章孝标、李嶷、王播，皆一时名士，而工于诗者也，或观于此，或游于此，不为不久，而略无一言一句以及芍药，意其古未有之，始盛于今，未为通论也。海棠之盛，莫甚于西蜀，而杜子美诗名又重于张祜诸公，在蜀日久，其诗仅数千篇，而未尝一言及海棠之盛。张祜辈诗之不及芍药，不足疑也。

对此，《四库提要》认为，王谱后序中亦见孔谱序的部分内容，“(王)观盖取(孔武仲)义而翻驳之”[50]，判断王观对孔谱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孔谱曰：“其义皆与今所谓芍药者合，但未有专言扬州者。唐之诗人最以模写风物自喜，如卢仝、杜牧、张祜之徒皆居扬之日久，亦未有一语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孔武仲认为唐代众多名诗人涉足扬州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可见扬州芍药之盛始于宋时。王观却认为扬州芍药之盛并非短时间内形成。从王谱“后论”来看，似乎确实是在对孔武仲的观点进行辩驳，《四库提要》据此判断先有孔谱，后有王谱。然而如上文所考，刘攽先于王观，在扬州写出一部芍药谱。再对比刘攽观点：

> 予按唐氏藩镇之盛，杨府号为第一，万商千贾珍货之所丛集，百氏小说尚多记之，而莫有言芍药之美者。非天地生物无祖①于古而特隆于今也，殆时所好尚不齐，而古人未必能知正色耳。白乐天诗言牡丹取丛大花朵繁者为佳，此最洛人所卑下者。古人之不知芍药何疑，然当时无记录，故后世莫知其详。

刘攽认为，扬州芍药繁荣一定有其渊源，不能认为是突然繁盛，只是前人喜好不一，唐人不一定珍惜芍药花，因而无人咏芍药作诗。王谱续刘谱而成，王观辩驳的应是刘攽的看法或是时人普遍认识；也有可能是王谱成后，王观读到孔谱，不同意其观点而作“后论”反驳。因此，不能简单据王谱“后论”论孔谱、王谱先后。

3.2 版本

今存古刊本《百川学海》收有此书，《古今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全芳备祖》等也存其佚文，王谱“后论”部分均缺少前127字、后71字。唯《百川学海》本对每一品种有较详细的注释，比如王谱新增“御衣黄”：“黄色浅而叶疏，蕊差深，散出于叶间，其叶端色又微碧，高广类黄楼子也。此种宜升绝品。”而上述3种类书均作“黄色浅而叶疏，类黄楼子。”对于《百川学海》本“壅培治事”一句，3种类书均作“培壅事治”。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缺王谱开头“天地之功，至大而神……”以下的78字，而《古今事文类聚》、《全芳备祖》均有此文。《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与《百川学海》同被视为南宋刊本，然而疏漏较多。因此，王观《芍药谱》以《百川学海》本为最善。将元刊本《古今事文类聚》与《百川学海》本比较，也有若干文字出入，但不影响文意，亦为佳。

王谱本为刘谱补篇，《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将王谱题作“《扬州芍药谱》后序”。由

---

① “无祖”，南京图书馆胡介祉旧藏清抄本、浙江省图书馆清抄本、台北图书馆清抄本(7887)及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全芳备祖》均作“无闻”；台北图书馆清抄本(07888)及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均作“之劣”；汲古阁旧藏抄本作“之劣无闻”；北京国家图书馆清抄本(18459)作“间”。

是观之，王谱章节结构先刘攽序及品第，后王观序、后论。徽宗时期，刘攽作品遭焚毁。[51] 可能因此形成了删除刘谱部分的王谱（即《百川学海》本）。该书现有《丛书集成初编》的点校本。① 《丛书集成初编》刊行后，似乎没有其他点校本。该书有日译本，为现代学者佐藤武敏翻译并附有较为详备的注释。[52]

4　孔武仲《扬州芍药谱》（《芍药图序》）

《扬州芍药谱》1 卷，孔武仲撰。孔武仲（1042—1098），字常甫（一作“常父”）。[53] 自《四库提要》以来，余嘉锡、李惠林等皆将孔谱视为最早的芍药谱。[39,54] ② 李约瑟等却认为最早者应是刘谱，并称“稍后又有 2 篇谱录③问世，即有 1080 年王观和孔武仲之作。”[55] 李春梅曾深入研究清江三孔，推测孔武仲为嘉祐八年（1063）进士，元丰元年（1078）九月后赴扬州任教授，于元丰三年作《芍药谱》。[56]

4.1　内容

孔武仲首先生动描述扬州赏花之盛。他写道：

> 名器相压，争妍斗奇，故者未厌而新者已盛。州人相与惊异，交口称说，传于四方，名益以远，价益以重，遂与洛阳牡丹俱贵于时。四方之人赍携金币来市种以归者多矣。吾见其一岁而少变，三岁而大变，卒与常花无异……畦分亩列，多者至数万根。自三月初旬始开，浃旬而甚盛。游观者相属于路，幕帝帘相望，笙歌相闻，又浃旬而衰矣。大抵粗者先开，佳者后发；高至尺余，广至盈寸手。其色以黄为最贵。

当时有几万株芍药的花圃，其盛堪比洛阳牡丹。在审美上与牡丹一样，当时也是以黄为贵。外地人来扬州高价购买名品芍药株，然而它们在异地种植则变为一般芍药。孔武仲不仅亲自寻求、种植佳花品种④，还派学生满方中、丁时中收集调查相关信息，最后选定精品 33 种记于谱中。刘谱中未见“御衣黄”，王谱纳入补充品种，孔谱列于第一位。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牡丹芍药花品》七卷。不著名氏。录欧公及仲休等诸家《牡丹谱》、孔常甫《芍药谱》，共为一编……《芍药图序》一卷，待制新淦孔武仲常甫撰”。[57] 陈振孙所见《芍药图序》似即孔武仲《扬州芍药谱》，王毓瑚据此认为：“书名既有《图序》字样，原书必然也有附图。”[58] 然而孔武仲自称，“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至善工列之图画”，但还是不如文字记载可以广泛流传于民众。由此可知，孔武仲没有添加绘图，而是尽量用文字描述芍药精品，以便广泛传播。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有人为之作过

---

① 该本虽称“百川宋本故据以排印”，但题为“宋扬州江都县事王观”，不同于古刊本以及弘治本《百川学海》的“将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扬州江都县事王观撰”。由此看来，《丛书集成初编》的编辑者可能是据某种明代重刻本排印《芍药谱》。

② 余嘉锡认为：“孔谱皆以花之形状名之，其词甚质。刘［攽］王［观］两谱则为之撰美名。”[39]

③ “谱录”，译本原作“论文”。英语原书上作“treatises”，是李约瑟所采取的“谱录”对译词。译者将其译为“论文”。故此处改回“谱录”。

④ 武英殿本《能改斋漫录》、《全芳备祖》诸抄本均作：“余官于扬学，讲习之暇，常裁而定之。”然北京大学藏傅增湘题记本、鲍廷博手校本、吕氏讲习堂抄本《清江三孔集》均作“常载而之”，《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作“尝裁而定之”，文渊阁四库本《清江三孔集》作“尝载而之”，文津阁四库本《清江三孔集》作“而又尝之”。诸本文意不通。唯元刊本《古今事文类聚·后集》作“常栽而定之”，意为孔武仲在业余时栽种芍药。今从之。

《芍药图》。

4.2 版本

《四库提要》已经提到《全芳备祖》中存其佚文。据笔者考察,《全芳备祖》卷 3 约有 259 字的节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古刊本缺卷 3。([41],178-179 页)宋刊本《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元刊本《古今事文类聚》的节录均同,亦缺品第。另外,余嘉锡发现《能改斋漫录》中存有全文,但今本《能改斋漫录》18 卷本已失南宋刊 20 卷本原貌①,该本是明人从皇宫秘阁中抄出而成(即武英殿丛书本),缺失首尾两卷。([50],出版说明)

该书收入南宋庆元五年(1199)所刊《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亦称《清江三孔集》)中。原刊本早已失传,流传至今者包括《四库全书》所收本在内皆为抄本。[59,60]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到 6 种抄本。明残抄本缺《芍药谱》部分;其他抄本(清抄本)虽有《芍药谱》,但各本有同有异,所存纰漏亦不胜枚举,较难甄别。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出于"御衣黄"一则,在鲍廷博跋清抄本 30 卷[61]、傅增湘题记②清抄本 40 卷[62]、诵氏藏书印清抄本 30 卷[63],以及武英殿丛书本《能改斋漫录》[50] 中均有,但吕氏讲习堂抄本、《四库全书》本《清江三孔集》却无。

现存孔谱佚文的祖本至少有《能改斋漫录》、《清江三孔集》、《全芳备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古今事文类聚》5 种,而且各种刊本、抄本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每一本的内容皆有不完善之处。其中以武英殿丛书本《能改斋漫录》较全,错别字也较少。下面介绍武英殿丛书本、文渊阁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两江总督采进本)、傅增湘题记清抄本、鲍廷博跋清抄本、吕氏讲习堂抄本,诵氏藏书印清抄本之间的不同:(1)"玉逍遥"小字双行注,武英殿丛书本作"如仙冠然",文津阁本作"如仙桃然",文渊阁本则作"如仙然",其他本在"仙"、"然"两字间皆有一字空白;(2)文渊阁本"绯多叶"下有小字双行注"绯叶五七重,皆平,头条赤,而绿叶硬,背紫色",武英殿丛书本、文津阁本、傅增湘题记本等其他抄本皆缺;(3)品种排名也有异同,诸本先"硃石黄"后"鲍家黄",惟傅增湘题记本两种颠倒。据张剑调查:"一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有傅增湘题记……该本与他本比较而言,错乱较少……是今存清江三孔集面貌最完整者,庆元刻本,原始风貌赖此可窥,他本诸多缺失错讹亦赖此改正。"[59] 不过与武英殿丛书本《能改斋漫录》相比,其 40 卷本多有脱落错乱(也有可能是庆元刻本原本就有脱落等误刻)。《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字差异也较大,除上文所述的"尝载而之"、"如仙冠然"、"绯多叶"小字注 3 处外,还有文津阁本"红丝头"小字注亦脱落等 8 个不同处。文渊阁本"如仙然",文津阁本补"桃"字。这样的校订痕迹不少,不能简单判其优劣。

---

① 南宋刊 20 卷本有绍兴年间(1154—1157)原刊本及绍熙元年(1190)刊本,今皆散佚不存。

② 傅增湘题记:"孔毅父集历来钞本多缺第三十五卷至四十凡六卷。昔年见吕无党(即吕葆中)讲习堂写本亦佚。此六卷,近时豫章丛书刻三孔集,胡氏访求海内藏书家,此六卷讫不可得,故锓梓时阙焉莫补。余前岁得明华亭朱氏钞本,此六卷独完,颇自秘惜。今睹此帙,此六卷乃完,然具存真秘笈也。得者幸勿奉祝之。藏园记(印)卷末王跋,各钞本内缺,此本独完,尤可贵也。明钞只得半篇。"

5　艾丑谱

宋人艾丑撰有一部芍药谱，明人藏书目录和地方志中见此书名，皆作“艾丑谱”而不列其书正名。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曰：“《维扬芍药谱》，刘攽谱一、王观谱一、孔武仲谱一、艾丑谱一、附录一，共五卷，一册。载《百川学海》。”[64,65]① 然而各种宋明刻本《百川学海》、扩增的明清刊本《百川学海》均未收此谱。盆景艺术专家韦金笙曾提及此书[3]，郭幼为言：“不知祁氏所说的百川学海本为哪一年刻本。”[66] 据考察，《澹生堂藏书目》稿本又对刘谱称“载《山居杂志》”[64,65]，但今传本《山居杂志》未收刘谱。《澹生堂藏书目》可能有误。

《维扬芍药谱》今已佚，故艾谱亦失传。《维扬芍药谱》对刘、王、孔三谱的收录顺序跟他们到扬州的时间一致，由此可以推想艾谱成书大概晚于三谱。万历《扬州府志·方外志》曰：

> 扬州古以芍药擅名。宋有圃在禅智寺②，前又有芍药厅。向子固有芍药坛。刘攽著谱花凡三十一种，以冠群芳为首。其后王观、孔仲武③、艾丑各有谱。（王）观之种如（刘）攽，而益以御衣黄等八种。仲武之种三十有二，丑之种二十有四，皆首御衣黄。绍熙《广陵志》种亦三十二，而首御爱红。其品具各谱，不可殚记。[67]

可知艾谱共收载 24 种芍药，以“御衣黄”为最佳。此外，文中刘、王、孔、艾的顺序，也很可能是按成书时间排列。对比南宋绍熙《广陵志》，其中芍药品种记载并没有以御衣黄为首，而孔、艾两谱皆给予御衣黄最高的位置，由此来看，两谱成书时间应该相近。

万历《扬州府志·秩官志上》亦载：“【仁宗】范仲淹、韩琦……艾丑$_{著芍药谱}$……邢昺……沈立……”（[67]，378 页）又康熙《扬州府志·秩官上》将艾丑列于扬州推官。[68] 他任职时间尚不清楚，但推官一职是相当于实习生的职位，艾丑任此职时应该还较年轻。[69]④ 此外，北宋后期扬州府有两名艾姓的科举及第者，艾早登第元丰五年，而艾晟于大观年间对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做了增订，并参校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等，撰成一部官修本草书——《经史证类大观本草》。艾丑可能与他们同族。

6　《维扬芍药谱（合纂）》

《维扬芍药谱》，明朝中期曹守贞撰，5 卷，已佚。韦金笙《扬州芍药小史》未提及，李约瑟、郭幼为简单提到过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中著录“《维扬芍药谱》一册”。[55,66] 前人

---

① 《绍兴先正遗书》本无“载《百川学海》”。

② “禅智寺”，康熙《扬州府志》作“龙兴寺”。王谱云：“旧传龙兴寺、山子，罗汉观音弥陀之四院冠于此州。”

③ 原文有误，当作“武仲”。

④ 福建地方志记载南宋还有一位艾丑，弘治《八闽通志·选举》载艾丑为嘉定四年（1211）福建瓯宁县进士。笔者所见诸方志未见此艾丑曾到扬州的记载，北宋艾丑确实在扬州当过官，所以可以基本排除这种可能性。

研究未见对曹守贞及其《维扬芍药谱》的考释。

万历《扬州府志·文苑志》亦著录:“《维扬芍药谱》宋刘攽、王观、孔武仲、艾丑各一卷,附录一卷。俱江都曹守贞辑。”([67],687 页)这可谓是一部小型丛书,从第 5 卷的“附录”来看,似乎不是转载前人芍药谱,而是新添内容。万历《扬州府志》又载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有“曹守贞”,该书《人物志》中有曹守贞传。曹守贞,字子一,曾拜吕柟(1479—1542)为师,精究理学。他历任遂昌知县、晋州判官、曲周知县等,施行仁政,最终“乞休还里中,闭户读书,不预郡邑中事,即其家征赋役,不以干请。所著有《畸侅轩稿》、《名贤懿德纪事》、《震宇哀谭》、《紫林杂记》、《括冶记》诸书,藏于家”。([67],497、568-569 页)万历二十八年(1600)进士焦周(焦竑之子)《说楛》中引《维扬芍药谱》所载芍药品种[70],从所列品第来看,是依据刘、王两谱。乾隆《江南通志·艺文志》的著录中,宋代有“《维扬芍药谱》一临江刘攽,一如皋王观”,明代有“《维扬芍药谱合纂》江都曹守真”①[71],分别提及两部芍药谱,曹谱又名《维扬芍药谱合纂》;可知除曹谱之外,另有一部收刘、王两谱的《维扬芍药谱》。因此,焦周所见《维扬芍药谱》很可能不是曹谱。

7 芍药谱相关文献

除上述 5 部芍药文献外,《洛阳花木记》等北宋作品中也提到芍药品种。《洛阳花木记》为元丰五年周师厚所撰。周师厚在其书罗列千叶芍药的品种——黄花 16 种,红花 16 种,紫花 6 种,白花 2 种,桃色花 1 种,一共有 41 种;并且以 208 个字解释芍药的分根法。周师厚所列品种中有“御衣黄”(见于王、孔两谱)、“尹家(二色)黄楼子”(见于孔谱)、“醉西施”(见于刘、王两谱)等。可知虽然刘攽作《芍药谱》时,扬州的品种还未移植到洛阳,但到元丰年间,一些品种已经成功移植至洛阳。北宋后期的温革撰《分门琐碎录》中也有芍药栽培技术的相关记载:“芍药、牡丹不可置木斛中,不耐久。仍须要避风处。”[72]南宋绍熙《广陵志》亦记载了 32 个芍药品种。②

各种宋代植物谱录及地方志所载芍药,品第排序不同。如表 2 所见,“晓妆新”、“点妆红”、“积娇红”二品从刘谱经孔谱到《洛阳花木记》,品级下降明显;“宝妆成”、“试浓妆”、“簇红丝”三品从刘谱到孔谱品级下降,《洛阳花木记》则不载(是落榜无载,还是洛阳未引进或未普及,俟后考)。通过对各谱品种的细致比较,可以看出在十余年间新品种不断出现,并有渐次取代旧品种成为新宠的倾向。同时,刘谱所载花品在孔谱中品级多有下降,孔谱中位列首位的“御衣黄”在刘谱中未载,从这些情况看,孔谱应晚于刘谱。

---

① “守真”为“守贞”之讹。

② 此处根据《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列之。[73]《遵生八笺》亦称“《广陵志·芍药谱》凡三十二种”[69],所列其实有 30 种。与《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比较,可知《遵生八笺》缺“金系腰”,“胡缅”和“玉楼子”并成一种。此外,《遵生八笺》“御爱红”作“御爱黄”;“茅山红”作“芳山红”;“单绯”列于“玉楼子”后。

表 2　宋代植物谱录及地方志所载芍药品第(部分)

文献 / 品名	刘谱、王谱	孔谱	洛阳花木记	广陵志
御爱红	—	—	—	第 1 位
御衣黄	王谱新增	第 1 位(艾谱亦是)	第 1 位	第 2 位
宝妆成〔髻子〕	第 3 位	第 33 位	—	—
晓妆新〔白缬子〕	第 5 位	第 12 位	第 38 位	—
点妆红〔红缬子〕	第 6 位	第 16 位	第 24 位	—
积娇红〔红楼子〕	第 8 位	第 20 位	第 17 位	—
试浓妆〔绯多叶〕	第 22 位	第 32 位	—	—
簇红丝〔红丝头〕	第 26 位	第 31 位	—	—

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芍药修谱事业都处于停滞状态。靖康之变不久,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攻占并纵火扬州。虽然在此后的《广陵志》中还能见到对扬州芍药品种的描述,但已然无法回到昔日风光。随着修谱事业的低迷,芍药诗作为数也少,较有名的有南宋杨万里《芍药初生》、张镃《芍药花》及元代杨允孚《咏芍药》,正如扬州自北宋以来的衰落一般,流行于文人中的赏芍药的雅文化也一并衰落,以至前代的芍药谱录尽皆散佚不存。

这一现象直到明清才有所好转。明清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单行本芍药谱,但随着植物著述的普及和园林的兴盛,越来越多的园艺作品出现,当中也有不少言及芍药。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载有“芍药谱”,书中先介绍芍药简史后,接着有“种法”、“培法”、“修法”的简单说明,最后“芍药名考”中列举各书所载的品种,如刘攽《扬州芍药谱》31 种、孔武仲《扬州芍药谱》33 种、《广陵志·芍药谱》32 种。在“芍药名考”载录孔谱后,还写道:“芍药花谱总别四十二种,其色则世传以黄者为贵,余皆下品也。君子谓此花独产于广陵者,为得风土之正,亦犹牡丹之品,洛阳外无传焉。”[74] 此文不见他书,似是高濂新添的内容。以宋代芍药谱为代表,芍药品第高位者确实以黄色花瓣为多。高濂著述十分丰富,但史书、地方志皆无其传,生平不明。其生活时代基本在 16 世纪,卒年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后。[75]《遵生八笺·自序》作于万历十九年。国家图书馆藏有万历十九年自刻本,现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的缩影印本。其他版本可参照王妍的研究。[76]

高濂之后,袁宏道(1568—1610)在《瓶史》中也记载了芍药。袁书撰写于明万历二十七年,主要介绍了赏玩花卉的方式。其内容与《遵生八笺》有部分重复,作者大概是读过此书并参考了其中内容。关于花卉植物,书中并没有单列出来详细讲解,但在“品第”一则中有“芍药以冠群芳、御衣黄、宝妆成为上”的说法。[77]

此外,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亦提及芍药。[37] 此书书末自跋写于明天启元年(1621),但据笔者初步调查,包括《故宫珍本丛刊》本在内的很多现存版本,应王象晋之孙

及玄孙重新整理的版本。① 《二如亭群芳谱·花谱》首先简单介绍了芍药,然后按照花瓣颜色罗列品种。黄色者以“御衣黄”为首,共7种;红色者以“冠群芳”为首,共22种;紫色者以“宝妆成”为首,共5种;白色者以“杨花冠子”为首,共5种。总共39种。介绍品种后,又有7则条目:“根”(药用)、“分植”(分根种植)、“采制”(炮制)、“服食”(仙法)、“治疗”(方剂)、“典故”(故事)、“丽藻散语”(文学)。

据捷克帕拉斯基大学包捷(Lucie Olivová)教授的研究,清代扬州芍药栽培仍比较盛行。[78]《花镜》一书有陈淏子康熙二十七年序,此书刊印时多次更名,因此现存本有《秘传花镜》、《园林花镜》、《群芳花镜》等书名。其卷5为“花草类考”,第一则即为芍药,其中言:“惟广陵者为天下最,近日四方竞尚,俱有美种佳花矣……但巧立名目,约百种。”[49] 接下来该书又按花色分为5类——以“御袍黄”为首的黄色18种、以“冠群芳”为首的深红色25种、以“醉西施”为首的粉红色17种、以“宝妆成”为首的紫色14种、以“晓妆新”为首的白色14种,共收88种。

8 结 论

上文考察了各部芍药谱录的概况,最后就刘攽、王观、孔武仲对扬州芍药在熙宁年间广为栽培、品类繁盛的原因的看法进行考察。

刘攽可能受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启发而撰写扬州芍药谱,他又与孔武仲相识,刘攽又影响过王观,刘谱对孔、王二谱有直接影响。对于扬州在熙宁年间盛行栽培芍药而涌现了诸多品种的原因,刘、孔、王三人的看法有所异同。刘攽认为,虽然以前的记录中未言及扬州芍药之美,但芍药之盛不可能从天而降,所以扬州芍药其实早已繁荣,只是古人对它们不感兴趣。孔武仲从训诂学和史学角度着手,先确定先秦《诗经》、西汉司马相如、南朝刘宋谢朓等各个时代的诗词中出现的芍药与当时人们所认识的芍药具有同一性,否定刘攽的看法;然后指出很多唐代诗人长期驻留扬州,却没留下芍药诗的现象,认为宋以前扬州芍药栽培不如现在兴盛。也就是说,他不认可刘攽古今好尚不同所致的看法。

对于扬州芍药品种繁多的原因,与欧阳修对洛阳牡丹的看法相似,刘攽根据《禹贡》记载,认为扬州宜于植物生长,强调地方气候的优异性。王观认为虽然扬州的芍药确实都经受天地之气而形成,可花的大小、颜色还是可以经人工培育改变。与刘攽相比,王观重视人为作用的介入。

刘、王、孔对同一问题持有不同看法,反映出宋代士大夫乐于求知、敢于思索的格物精神。三谱也有共同点,即欲将当时扬州芍药栽培盛况传于后人。但事与愿违,在曹守贞刊行《维扬芍药谱》后,刘、孔两谱于明清之际散佚,今仅见于类书、清抄本中,不为后人广知。近年来,虽然多种宋代谱录得以陆续刊行,但刘、孔两谱都未纳入其中。本文着重于

① 故宫珍本丛刊本《二如亭群芳谱》中可见“三王”(王士禄、王士禧、王士祜)、王士禛(1634—1711)等清初文人及王氏玄孙的名字。考虑到毛晋也参与过《二如亭群芳谱》校阅,所以汲古阁刊本也可能有过此书(笔者未见,待考证)。王象晋子孙在清初以文学闻名,《二如亭群芳谱》的修补工作是由他们完成的。康熙帝重视此书,命刘灏等人增补,翰林院学者充分利用皇家所藏书籍,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完成。

辑佚工作，尽力复原刘、孔两谱，使其重回大众视野，以承其志，使扬州芍药盛况为后人所知。

参 考 文 献

[1] SIEBERT M. From Bamboo to ‘Bamboology’: The Search for Scientific Disciplines in Traditional China[C]//多元文化中的科学史：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论文集.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307-320.

[2] 李娜娜，白新祥，戴思兰，等. 中国古代牡丹谱录研究[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31(1)：94-106.

[3] 韦金笙. 扬州芍药小史[J]. 园艺学报，1964，3(3)：269-278.

[4] 陈雪飞. 北宋扬州芍药三谱之比较及其史料价值[J].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18，22(1)：7-14.

[5] 郑玄.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42-443.

[6] 水上静夫. 中国古代の植物学の研究[M]. 东京：角川书店，1977：686-703.

[7]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7.

[8] 张揖，撰. 王念孙，疏证. 广雅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11.

[9] 陆佃. 埤雅：第4册：卷18[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52b.

[10] 陈寿祺，陈乔枞. 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M]//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76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4.

[11] 崔豹. 古今注[M]. 焦杰，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6.

[12] 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4[M]. 足利：足利市教育委员会，1975：2010.

[13] 班固，撰. 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544.

[14] 欧阳询，撰. 汪绍盈，校. 艺文类聚　附索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96.

[15] 王充，撰. 黄晖，校释. 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635.

[16] 尚志钧，校辑. 五十二病方药物注释[M]. 芜湖：皖南医学院科研科，1989：32-33.

[17] 赵怀舟，和中浚，李继明，等. 成都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和《武威汉代医简》的比较研究[J]. 中医药文化，2015，10(5)：4-9.

[18] 张延昌，主编. 武威汉代医简注解[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180.

[19] 久保辉幸. 牡丹・芍药の名物学的研究(2)：芍药の训诂史[J]. 药史学杂志，2013，48(3)：116-125.

[20] LLOYD G E R. *Science, Folklore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the Life Sciences in Ancient Greece*[M]. Cambridge, 1983: 127-128.

[21] ÖSTERREICHISCHE N, MAZAL O, PEDANIUS D. Der Wiener Dioskurides: Codex medicus graecus 1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M]//*Glanzlichter der Buchkunst* Bd 8. Austria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99: 51.

[22] HORT A, trans. *Theophrastu: Enquiry into Plants and Minor Works on Odours and Weather Signs (II)*[M]. London: Willam Heinemann, 1980: 256-257.

[23] 岸本良彦. ディオスコリデス《药物志》[J]. 明治药科大学研究纪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40)：1-149.

[24] 葛洪，撰. 王明，校释.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8.

[25] 兴膳宏，川合康三. 隋书经籍志详考[M]. 东京：汲古书院，1995：826.

[26] 彭定求，等.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2688.

[27] 孟郊，著. 华忱之，喻学才，校注. 孟郊诗集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93-195.

[28] 陈明.《海药本草》的外来药物及其中外文化背景[J]. 国学研究，2008(21)：1-57.

[29] BIRUNI M A, SAID H M, trans. Āl-Biruni’s Book on Pharmacy and Materia Medica[M]//*Pakinstan Series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No 1. Karachi: Hamdard National Foundation, 1973: 41.

[30] 王冰，注.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9.

[31] 陈咏. 全芳备祖[M]. 程杰，王三毛，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03.

[32]《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 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集部：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43-145.
[33] 钱锺书. 宋诗选注[M]. 北京：三联书店，2007：84.
[34]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0388.
[35] 王称. 东都事略[M]. 济南：齐鲁书社，2000：634
[36] 李保光，李胜文. 牡丹考源[C]//牡丹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荷泽)牡丹与古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410.
[37] 王象晋. 二如亭群芳谱[M]//故宫珍本丛刊：第 472 册.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08.
[38] 刘成国. 王安石年谱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18：138-140.
[39]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3 [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803-804.
[40] 杨宝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草木卷与《全芳备祖》[J]. 文献，1985(1)：160-173.
[41] 陈咏. 全芳备祖[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184-187.
[42] 苟萃华，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生物卷：第 1 册[M].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738.
[43] 陈咏. 全芳备祖（励守谦藏本）[M]//景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310 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45.
[44] 陈咏. 全芳备祖（励守谦藏本）[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241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2-56.
[45]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08.
[46] 程杰.《全芳备祖》的抄本问题[J]. 中国农史，2013，32(6)：114-122.
[47] 刘晓光. 王观生平事迹考[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7(3)：24-29.
[48] 李欣，王兆鹏. 北宋词人王观生平事迹考[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4(5)：70.
[49] 陈淏子，辑. 伊钦恒，校注. 花镜(修订版)[M]//中国农书丛刊：园艺之部. 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305-310.
[50] 吴曾. 能改斋漫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58-460.
[51] 黄以周.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 北京：中华书局，2004：741.
[52] 佐藤武敏，编译. 中国の花谱[M]. 东京：平凡社，1997：93-111.
[53] 秦良. 北宋江西名人萧贯、孔武仲的生卒年考[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15(3)：52，38.
[54] LI H L（李惠林）. *The Garden Flowers of China*[M]. New York：Ronald Press. 1959. 33.
[55]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6 卷第 1 分册 植物学[M]. 袁以苇，等，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48.
[56] 李春梅. 三孔事迹编年[M]//吴洪泽，尹波. 宋人年谱丛刊：五.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2884-2885.
[57]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98-299.
[58] 王毓瑚. 中国农学书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3：73.
[59] 张剑. 现存清江三孔集版本源流略考[J]. 文献，2003(4)：109-117.
[60] 王岚. 三孔集主要版本考论[J]. 江西社会科学，2004(7)：39-42.
[61] 鲍廷博手校清钞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M]//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 宋集珍本丛刊：第 16 册. 北京：线装书局，2004：218-219.
[62] 傅增湘题记清抄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 40 卷[M] //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NC/5366/1102. 卷 18：5b-8b.
[63] 诵氏藏书印清抄本清江三孔集 30 卷[M] //北京大学图书馆索书号：LSB/3198.
[64] 祁成烨，撰. 郑诚，整理. 澹生堂读书记　澹生堂藏书目[M]//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 4 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86.
[65] 祁承㸁. 澹生堂藏书目[M]//丛书集成续编：3.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681.
[66] 郭幼为. 中国现存最早的芍药专谱——《扬州芍药谱》评述[J]. 古今农业，2014(3)：67-72.
[67] 杨洵修，陆君弼，等，纂. 扬州府志(万历三十二年刻本)[M]//扬州文库：第 1 辑(1). 扬州：广陵书社，2015：619.
[68] 金镇原本，崔华，张万寿，续修. 王方岐，续纂. 扬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M] //扬州文库：第 1 辑（3）. 扬州：广陵书社，2015：214
[69] 黄仲昭. 八闽通志：下[M]//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87.

[70] 焦周. 焦氏说楛 [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13 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5：119.
[71] 黄之隽，等，编纂. 赵弘恩，监修. 乾隆江南通志：5 [M]. 扬州：广陵书社，2010：3169-3170.
[72] 化振红. 分门琐碎录校注释[M]. 成都：巴蜀书社，2009：130-131.
[73] 慎懋官. 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18. 济南：齐鲁书社，1995：539-540.
[74] 高濂. 遵生八笺[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61 册.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484.
[75] 朱璟. 明代戏曲家高濂的生卒问题新考[J].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7，15(1)：44-49.
[76] 王妍.《遵生八笺》版本考[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3，33(7)：3-4.
[77] 袁宏道，著. 钱伯城，笺校. 瓶史[M]//袁宏道集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886.
[78] OLIVOV Á L，LI D. The Pleasure-Boats of Yangzhou. Gardens of the Qing Dynasty[C]//*Duncan Campbell a Alison Hardie. Dumbarton Oaks Anthology of Chinese Garden Literature*.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s，2020: 566-574.

A Study on Herbaceous Peony Litera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eruyuki KUBO

(*Center of Japanolog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PRC*)

Abstract　*Shaoyao*, the Chinese word for the peony today, is one of the plants with the longest recorded history in China, first appearing in the *Shi Jing* (诗经) or *Classic of Poetry* compli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owever, Lu Ji (陆玑), a linguistic scholar presumably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raised a question about the *shaoyao* (芍药, peony) mentioned in the *Shi Jing*, noting: "*shaoyao* here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medicinal herb *shaoyao*, but its nature is unknown." The medical use of *shaoyao* can traced back to the medical formulas (*fang* 方) of the Han dynasty, such as those in *Prescriptions for Fifty-two Diseases* (*Wushier Bingfang* 五十二病方), *Prescriptions for Sixty Diseases* (*Liushier Bingfang* 六十二病方), and *Wuwei Medical Wooden Slips* (*Wuwei Handai Yijian* 武威汉代医简), as well as medical texts associated with Zhang Zhongjing (张仲景). *Shaoyao* was a common ingredient, and from the Wei/Jin dynasties was also praised for its beauty in odes, such as, *Shaoyao Huasong* (芍药花颂) or *Ode to the Peony Flower* by Xin Xiao (萧辛), a female poet of the Jin dynasty, and Shaoyao Fu (芍药赋) or *Ode to the Peony* by Wang Yun (王筠) of the Liang dynast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eony cultivation became prevalent in Yangzhou (扬州), and writing treatises on it became fashionable among intellectuals. Liu Ban (刘攽), Wang Guan (王观), and Kong Wuzhong (孙武仲) all compiled such treatises after visiting Yangzhou between 1073 and 1078, an exceptional example of such treatises being written within such a short time span. Preceding research has focused mainly on these three treatises. Nevertheless, Ai Chou (艾丑) also wrote a treatise on the peony after Kong's, and in the Ming dynasty Cao Shouzhen (曹守贞) published the *Weiyang Shaoyao Pu* (维扬芍药谱) *or Treatise on the Peony in Weiya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ecise time of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content of these,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histories of the authors, while assembling other earl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peony, revealing unknown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peony culture.

Keywords　*Shaoyao Pu* (芍药谱, Treatises on the Peony); Ai Chou (艾丑); Cao Shouzhen (曹守贞); *Quanfang Beizu* (全芳备祖, Dictionary of All the Botanical Auusions); philology